

194

地主血腥家史



东北书店印行

地主血腥發家史

東北書店印行

地主血腥發家史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一九四七年五月再版 3001—11000

定價：800元

地主血腥發家史

目 錄

東北局指示部隊機關開展土地改革教育	(一)
認識地主階級(東北日報社論)	(三)
尙志對建惡霸的史實	(七)
樺川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二四)
大地主是怎樣發財的?	(三五)
『地主惡霸便是病』	(三七)
地主罪行一斑	(四三)
地主奸霸罪行山積	(四七)
集賢地主的血腥發家史	(五八)
樺川公勝村三地主的發家史	(七四)
死有餘辜	(八三)

刁翎四區的地主是怎樣發家的	(九三)
大地主劉陞的發家史	(九六)
孫大院的罪惡史	(九九)
血腥的發家史	(一〇五)
血淚的控訴	(一一二)
三十條人命的兇犯	(一一七)
惡霸喬玉柱的發家史	(一二二)
劉家燒鍋的剝削罪惡史	(一二六)
于惠卿和龐國光的罪惡發家史	(一三一)
王永血腥罪惡史	(一三六)
惡霸鞠財芳的發家	(一四二)
李海山訴苦	(一四五)
惡霸地主蘇福的罪行	(一五〇)
惡霸「黨砲」翻把經過	(一六一)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一六四)
『我要給大家報仇！』	(一七〇)

東北局指示部隊機關

開展土地改革教育

中共中央東北局指示部隊及後方機關展開土地改革教育全文如下：

一、東北民主聯軍野戰軍及地方軍，在前綫英勇作戰，消滅蔣軍，在後方積極勦匪，肅清土匪，這都是直接的保衛了解放區人民的翻身運動，幫助了土地改革的勝利進行。東北民主聯軍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進行愛國保國自衛戰爭，保護人民的利益，保護農民分得的土地及果實。東北民主聯軍是人民的軍隊，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它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

二、最近一時期內在前方和後方某些部隊中都發生過軍隊干涉土地改革及羣衆運動的事件，包庇地主惡霸，毆打農民積極份子。在一些後方機關中則收留被清算對象，幫助地主惡霸隱藏物資，掩護地主惡霸逃跑，聽信地主的謠言，並爲之傳播，滅羣衆之志氣，長地主之威風。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第一、外部的原因，是地主惡霸在被羣衆鬥爭之後總想尋找報復的機會，在公開抵抗和企圖翻把（如組織土匪大排）失敗之後，在威脅恫嚇收買賄賂農會幹部失效之後，不得不挑撥軍隊與羣衆之關係，利用我軍及機關作掩護，地主惡霸特別殷勤招待我軍某些人員，把自己的女兒，爲之說媒，企圖變爲軍人家屬，給好吃好喝的，在我軍人員前面說農會幹部如何壞，製造陰謀

陷害農會幹部的證據，挑起軍民間的不團結，利用我軍某些人員出面干涉羣衆運動。而軍隊及機關中個別壞份子及一部份階級立場不穩及失去階級立場的份子，就聽信地主惡霸的話，出面干涉。

第二、內部的原因，是：（一）從土地改革開始以來在部隊中及後方機關中進行土地改革的教育

做得非常令人不能滿意；（二）是抗日戰爭階段轉到土地改革階段對於土地改革思想上的準備不夠；

（三）在初期擴軍時一部份未經過土地改革的成份參加進來；（四）在部隊中俘虜成份的增加；（五）個別壞份子隱藏在我們隊伍內。

因此，必須在部隊中及機關中進行一個普遍的土地改革教育，加強軍民團結，打破地主惡霸挑撥陰謀，清查壞人，以達提高部隊和機關人員的政治覺悟，羣衆觀點和階級立場。

三、進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方法，採取普遍訴苦、追窮根、拔苦根的辦法，揭露地主惡霸對人民的殘暴欺壓剝削，以加深對階級仇恨的認識。採取反省坦白，檢討本部隊本機關人員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有無損害羣衆利益，包庇地主惡霸，干涉羣衆運動的事實，暴露一切對土地改革懷疑的思想。採取由土地改革後參加部隊的戰士講說鄉村分地的情況，及分地後他們家庭的生活狀況。在可能條件下找當地做羣衆工作的同志作報告。把黨的文件及東北日報上關於土地改革的重要的材料介紹給他們看，解釋黨的土地政策及羣衆運動的現況。對幹部則應特別着重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在思想醞釀成熟，對壞人充分暴露的條件下，進行清洗壞份子。發現隱藏的惡霸地主應交回當地羣衆處理。對失掉階級立場，包庇地主，對革命麻木不仁的份子應分別輕重進行教育及必要的處分，以教育全體人員提高警惕性，注意壞份子的破壞活動。

在前方部隊中土地改革的教育要與部隊整訓、戰鬪動員、及加強部隊的戰鬪力立功運動相結合進行。利用戰爭間隙，在全軍進行一個土地改革教育的運動。

在後方機關中土地改革教育要與改善工作、加強工作和生產、反對貪污、反對和平享樂、反對階級觀點模糊相結合進行。在後方機關中（黨政機關，一切後方軍事機關）從九月起進行三個月的土地改革教育。

四、關於執行這一指示的具體進行辦法及材料，軍隊及軍事後方機關由總政治部規定，後方機關屬於省者由各省規定，屬於東北局者由東北局宣傳部規定。

認識地主階級

——東北日報社論——

東北局

（八月二十五日）

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藉着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壟斷大量的土地——中國地主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但卻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向廣大農民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無限度的掠奪農民的血汗作爲自己的財產，過着寄生的生活，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礙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地主階級又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代理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地主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來保存對本國農民的剝削權，來維持自己的封建統治。外國帝國主義也需要扶植當地的地

主階級來充當自己的鷹犬，於是兩者互相结合，狼狽爲奸，組成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幅圖畫。就是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資本）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互相交織着。滿清以中國封建大地主的代表與當時以英德俄（舊俄時代）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结合着統治中國，訂下了無數的賣國條約，並鎮壓了當時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代滿清而起的北洋軍閥，以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當時以英日美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结合着統治中國，從二十一條起到五卅慘案，使帝國主義在中國鬧了一連串的慘案，屠殺五卅運動及反對大革命運動。代北洋軍閥而起的蔣介石，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抗戰以前與以英美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结合着統治中國，喪失了整個東北及訂立許多賣國條約，叛變大革命，進行十年內戰及破壞『九一八』以後的抗日運動。在抗戰勝利以後，將整個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面內戰。

中國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正式的政權和軍事力量，這就是縣、區、村政權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裏，即在日本統治過十四年的東北也不例外，除了正式的軍隊保護地主階級外，地主階級還有自己的特殊武裝——民團、大排，地主一般都有槍。另一種是特殊的社會力量，組成地主統治農村的這種特殊社會力量的，一個是地主的武將，就是所謂惡霸、土豪，『南霸天』『北霸天』之流；一個是地主的文將，就是所謂師爺、劣紳，『張三爺』『李四爺』之流，在這文將武將之下，又有一批狗腿、流氓、地痞，而表現其組織形式的則是各色各樣的封建迷信團體。這就是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一幅圖畫。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浮物、財

實，都是壓榨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成千農民的挨餓受凍，妻離子散，傷殘死亡。地主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殺窮人不富』。地主直接地有形地殺害的農民，已經是計算不清，而其間接地無形地殺害的農民，則更是無法估量。地主最普遍的剝削辦法是出租土地，欺壓僱工，放高利貸，此外還有巧取豪奪，橫佔硬霸，明火打劫，逼得佃戶、僱工、債戶以及其他的貧苦農民，全家終身給地主當奴隸，或者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農民陳有林父子三人，給地主蒲世芳開荒，鎬頭刨樹根，震得手破血流，開出十三垧地，辛苦一年打了二十八石糧，除去對地主交租還債付牛犢錢外，自己甚麼也沒剩下，第二年還得照舊向地主借債借糧活命，就這樣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永遠窮苦下去。李海山給地主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光身一人，反倒賠了一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一套鍋碗瓢盆，一個吊爐。高占武父親給地主抗活累死了，母親因還不起地主債被逼死了，地主還把他的弟弟賣掉償債才算完事。像這樣充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在封建統治下的社會裏，實在太普遍太平常了。哪個地主不是喝農民鮮血長胖的？哪個地主不虧欠農民無數的血債？

地主對農民的虐待殺害，更是極端殘暴野蠻，駭人聽聞。在地主看來，農民一條命，不抵他家一隻狗。地主爲了霸佔土地，強姦婦女，勒索敲詐，而任意殺人害人，在地主統治的社會中司空見慣的事。地主的話，就是號令法律，絕對不許農民違抗，否則就要遭受酷刑苦打以至喪掉性命。地主可以盡情掠奪農民，而農民放豬吃了地主幾顆青菜，地主就要罰他吃豬屎；地主可以把農民打成殘廢，還要趕出門外，讓他凍死餓死，而農民誤傷地主的一條驢腿，則要服四年苦役；地主殺死農民，把屍首向荒山野外一扔，或者向衙門遞上一張二指寬的紙條，萬事皆休，而且不許農民說一個不字。

在這裏舉幾個地主殺人的事實：望奎城區廂紅四屯地主堯殿武一手殺死八個農民，鶴立王家燒鍋地主王三婁子殺人三四十名，呼蘭大用區五個地主殺死十六條人命，通河萬柳屯地主蘇農遠殺死逼死十七人，另一地主張永春引領日軍血洗村莊屠殺七十多人，……這不過是幾個平常的例子，和地主殺人總數字比較，實在是滄海之一粟，微不足道，地主用自己的血手，和農民結下了血海深仇。過去天下是地主的，農民只能打掉牙齒帶血吞，有苦嚥在肚子裏，今天農民翻身了，要對地主報仇雪恨，這完全是合理的，正義的。

在蔣賊介石出賣東北使之淪爲日本殖民地之後十四年中，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並未因民族災難的加深而減輕，地主反而把日寇的一切橫徵暴斂，全部轉嫁在農民身上，『出荷』要農民負擔，『配給』則由地主受用，『勞工』、『奉仕』都被地主強加在農民頭上。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日寇侵略東北的十四年中並未因民族壓迫而有所削損，倒是日寇支持地主更穩固地騎在農民的頭上，我們可以把那時農民和地主的生活比較一下：廣大農民過着半飢餓的生活，地主却喝着人蔘鹿茸湯；農民七八年蓋不上被子，穿不上衣服，地主却是滿箱滿櫃的綾羅綢緞、貂獺狐貉；農民冬天糊不上窗戶紙，地主却是黃金成斤，元寶成堆。同時，應當明確看到，地主更充當了日寇的爪牙，成爲日寇奴役東北人民的下層基礎，他們担任區長、屯長，竭力鎮壓人民，博取日寇歡心。不知有多少東北愛國志士，抗聯同志，被地主殺害出賣而光榮殉國了！即在八一五日寇投降之後，地主仍然對日寇必忠必孝，掩藏日軍，護送戰犯，勾結特務警察，組織土匪大排，偷襲人民軍隊，殘殺翻身農民。在反對蔣美的愛國保出自衛戰爭中，地主緊緊跟蔣介石匪幫站在一起，共同進攻人民，百般掙扎以維持其腐敗

罪惡的統治。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地主和蔣介石一樣，是人民的革命對象。

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加深了中國民族的災難。中國要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必須徹底打倒地主階級。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的根據。農民分土地挖財寶，乃是土地回老家，財寶回老家；農民對罪大惡極的地主加以毆打，是其世世代代積憤的發洩，是在所難免的。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應當堅決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一切希望中國社會發展的人，應當熱烈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每一個革命同志，革命戰士，必須全心全意支持農民這種正義行動，爲徹底實行土地改革而鬭爭，爲打倒地主階級而鬭爭，爲爭取愛國保國自衛戰爭勝利而鬭爭！

（九月二日）

尙志封建惡霸的史實

蒿明

前言

尙志原名珠河，因九一八後，趙尙志將軍組織當地農民，建立抗日聯軍第三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四五年，爲了紀念尙志將軍及抗聯英雄烈士們的英勇抗敵，在去年（民三十五年）十一月，全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通過改爲尙志縣。

光緒二十二年，帝俄修築中長鐵路（當時名東清鐵路，後改中東鐵路）於此地設小車站，名烏吉密河，因為交通之方便，一些投機的陰謀家們，『如沙滋圖，秦鶴年類的，爭先恐後地來這裏佔荒領荒，獨霸山林，要挾官府，壓榨農民，收買打手，恃強凌弱，造成自己的封建家業。有了家業之後，又想當官，民國十一年，呈請設縣，把縣衙門修在自己家門口（老縣府就在沙滋圖的門前，是打了幾場官司才爭來的），沙滙東、沙滋圖先後當了財務局長，高壽山當了教育局長。九一八後，紛紛投敵，有的爲了保持家業，而當漢奸，有的是當了漢奸，刮來錢買地，『而或地主，地主不當漢奸的很少，當漢奸而不成爲地主惡霸的就更少。因爲是地主，因爲當了漢奸，就勾結敵人殺害我抗聯英雄，破壞抗日事業，趙一曼、周伯學（抗聯的地方工作同志），王鳳桐（趙尙志的二團團長），都是死在這些人手裏的。前哈東專員何延川同志，曾被沙滋圖逮捕過，當特務而成爲地主的簷鳳吉，曾以吃抗聯同志的腦袋，而取得日寇的信任，八一五後，又是這些傢伙，搶奪了敵人留下的資財，由漢奸變成國民黨，由警察特務變成了中央軍，封建頭子沙滋圖，勾結土匪，陰謀迫我地方武裝撤離縣城，逼走我縣長陳士清，自己代理縣長，最後過了縣長的官廳。

翻了身的人民，給這批傢伙以澈底摧毀，但這些傢伙們的滔天罪惡，一時是數不清的，這裏，僅就力之所及，擇其聲聲大者，予以揭露，使人們進一步了解，翻身的人民，對這些傢伙的懲處，是他的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而在人民這方面來說，不僅是理應如此，有些還過於寬大了。

一 第一個惡霸宋士信

滿清同治年間，在這裏有個大惡霸，名叫宋士信，因距現在很遠了，不能知道很詳細，從珠河縣誌上可以看出宋士信原在阿城開小店，過年時放賭，被官家抓了賭，辦了罪，後跑到東山裏當胡子，種大烟，採人蔘，獨霸一方，在當地當甲長，抓好人說是胡子，送阿城衙門，衙門不收，宋私自殺了，又勾結胡子王七、馬傻子等打阿城，胡子把阿城打下後，阿城的官員，逃到東山裏，宋乘火打劫，把這些逃難的官員們，搶了一頓，領着嘍囉們跑到長壽山種大烟去了。光緒初年，官家開放蜣螂河兩岸的荒地，派姓張的勘放荒地，宋士信又把姓張的殺了，吉林將軍銘安因宋士信有勢力，惹不起，把宋請到衙門，戴戴高帽，收做自己的狗腿，賞給宋士信五品官銜，並委任他助理蜣螂河墾務，遂由他組織東西會房（西會房即今亮珠區之成功村），招戶開荒，宋士信就這樣由賭棍變成胡子，又由胡子當了官，變成了地主惡霸。

二 荒地為什麼有了主？

光緒八年以前，這裏是沒有主的荒地，木頭誰願砍誰砍，人蔘誰願採誰採，荒地誰願開誰開，雖然也有像宋士信那樣的惡霸，壓榨人民，但，地究竟還是沒有主的。光緒八年置賓州廳（即今之賓縣），並設燒鍋甸子分防巡檢（在今之延壽縣境）。宋士信欺騙來一些山東難民，開墾荒地，按『生』『聚』『教』『養』四甲，發給吉林將軍的地照。為什麼將軍要發地照呢？因為將軍發了照，就可以按地照收『大租』了。於是像宋士信這樣的有勢力的傢伙們，就領起地照來了，他們為什麼要領

照呢？因為誰領到地照，就變成誰的地，誰就可以收租糧。當時地照是怎樣發的呢？按珠河縣誌上說：『隨便民戶自報極大之四至，隨帶最少之租額。』……照內載有幾垧納租地四至以內竟有浮多荒地數百至數千垧者，出賣時，帶幾畝或幾分納租地，即能賣荒地數十方（每方四十五垧）至數百方之多……』因為是隨便報四至，所以，誰有勢力，誰就可以多報，比如『南至分水嶺，北至大青川，東至道，西至河。』這樣的四至報上去，就可以領一張地照，地照上也不說明是幾垧幾畝，因此，領回地照來，又隨便佔地，比如尙志城原名劉團臣小站，因為那附近幾十里路，鐵路以北，全是劉團臣領回將軍的地照後佔的，又如，一面坡的朱子衡，這次砍挖運動中，挖出來一張這樣的照（老百姓叫大尾巴照），按四至來說，東西五十里，南北六十里，四至之內，山河林木，因為有了一張大尾巴照，就姓了朱了。領照之後，就可以按地照收租糧，還可以按地照訛地，比如我的照上寫東至道，南至河，你的照上也和我差不多，我勢力比你大，我就可以說，你的地套在我的地裏了，我就可以霸過來，這些事，將軍放了照，收了『大租』就不管了，比如帽兒山的老道溝，原來有個伍老道，是別人拾善捨了一張大尾巴照，他拿這張照，就霸佔了兩道溝。這兩道溝有一千二百垧地，開成了五百多垧熟地，老道平時騎着馬，背着盒子槍，交結『官租』。

大尾巴照發放之後，民國四、五年間東北封建大頭子張作霖又放了一次『官荒』。張作霖爲了搜刮民財，說：『大尾巴照按法律上解釋，應該一律認爲無效。』規定按以上納租地垧數留兩倍，其餘的算『官荒』，『官荒』要由『官』出賣，每垧多少錢，於是在一面坡設荒務局，先勘放大青川、太肚川兩處，後又查出有二十七處『官荒』，於是就大賣特賣起來了，這時一些投機取巧的強盜、騙子

們，却來這裏領荒來了。如當時的大騙子劉鵬飛海城人，組織領荒團體，自稱是吉林省長孟秉初的老朋友，奉令來一面坡招戶領墾大青川大肚川的荒地，無論何人領荒，必須先向我團體登記，並掛出『奉天各縣領荒事務所』的牌子，還派人到海龍、柳河、東豐、西豐、西安各縣宣傳：代辦荒地，如何有把握，土質如何肥沃，交通如何便利，願領者可先報名，繳註冊費兩元，荒價三年後再交都行。結果想發財的投機家們，來了很多，註冊費也交了不少，後來一打聽，原來大青川大肚川早經吉林全省土地清丈局盡數放給德政堂（北洋軍閥的頭號封建頭子段祺瑞的堂名）了。當時像這類騙子很多，有的騙了領荒人的錢，有的從中騙到了荒地。賣『官荒』與持有大尾巴照的人不利，他們反對放『官荒』；領『官荒』的人，爲了騙錢騙地，又擁護放『官荒』。於是前者與後者發生了很大的矛盾，尙志的封建頭子沙滋圖，就是在這種矛盾中發展起來的，沙是在民國四年，正是放『官荒』的時候來尙志的，原來是梅河口的小學教員，聽說這裏放荒，他就來領，當時，有些小學教員，還有些親戚朋友，也湊了錢，請他代領，他既是來領荒的，當然是擁護放『官荒』了，但他也不反對大尾巴照，因爲當時有些有大尾巴照的人，恐怕落空，就廉價出賣，沙滋圖就連領荒帶買照，領了荒買了照，地就是他的，拿了別人的錢，却不給別人地。有了地，爲了怕別人來號地，就假公濟私的於民國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了鐵路沿綫墾務保衛團，按戶輪抽壯丁，自備糧食，他當了團總，有了槍桿子就可刮錢了。並要挾當時的墾務局長吳毓麟說：『山地開墾不易，地級擬爲下等，按山荒水甸減價勘放。』墾務局因他有勢力，不敢不應，於是他又再廉價買地。就這樣，沙滋圖便從窮教員一躍而爲大地主了。有了地，沒人開怎辦呢？欺騙南滿和山東的難民說：『北大荒，不犯愁，種地不用馬（用人力，

使鎬頭翻），點燈不用油（燒松樹根子）。『頭五年不拿租子第六年才交租』，『沒有種子借種子，沒有犁杖借犁杖。』等農民來了後，頂多開上二年地也熟了，第三年再不拿租子，就收回去了。同時，高利貸呀，買賣賣青呀，捐稅呀，結果苦了農民。即地主們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剝削農民的厲害。如由封建頭子主編的珠河縣誌上說：『鄉民生活程度最低，需要簡單，每年除生活必需外（實際連生活必需也談不到），實無盈餘或儲蓄可言，普通貨……重利息竟有按月利五分至六分者，歷年收買元豆者，多於春夏之際，以賤價（半價）向農民定購元豆。而農民因迫於生活費用，不得不在豆值低廉之時，出售新豆，一歲所產之農作物，更無餘力從事於農業之發展，均每屆種植時期，勢必出於借債，又必經高利貸者之一層盤剝，即所謂鴿小月，大加一，種種名目。……每屆秋收之前，又迫不得已而輾轉入於商人（很多是地主的買賣）之手，收穫之季，糧價低落，農民以需款之故，又不得不忍痛出售，及至青黃不接之日，再從事生產之農民，反須出高價以購求食糧，結果必至農民無法生存……』

三 縣衙門修在家門口

珠河原屬延壽因為中長鐵路的修築，交通便利了，又由於放荒領荒，人口也多了，特別是因為關內的連年軍閥混戰，使山東河北的人民，無法生存，相繼來北大荒開荒地，因此物產豐富了，大豆出口甚多，五常、方正、延壽，糧食皆由此處運出，因此商人也多起來了，於是地主們就想要設縣衙